

推崇，就要負起辯護的責任

/ 釋昭慧

呂凱文教授回應拙作的〈人間佛陀之教的方向〉(《法光》第一八三期第四版，以下簡稱「向文」)，擺出事不關己的態度，聲稱其於一八一期的大作(簡稱「觀文」)，只是「略述與初步評論」觀淨比丘書(簡稱「新詮」)的「書評」而已。然而「觀文」少說也有一萬三千字以上，全篇不但未見一句對「新詮」的「評論」，反而洋溢著熱情崇拜的口吻，將「新詮」高推到了極端離譜的地步；即使是本篇「向文」，依然充斥著這類誇大「新詮」份量的語言。因此呂教授理應站穩腳根，為自己高度推崇「新詮」的說法，負起辯護的責任，斷無臨場退卻，將辯護責任推給原作者的道理。否則將是對自己的言論，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！

「向文」辯稱，筆者應將僧團中親問犯行的程序，用於學術評論，但筆者早已嚴格劃定：拙著「示範」，純是針對「觀文」所述「新詮」內容(而非觀淨比丘全書)，而發為六點質疑。因此「向文」對筆者的要求，不啻是先行自承「觀文」業已「擴大而不當」地扭曲了「新詮」的原意，所以才導致筆者無法按圖索驥，正確理解觀淨比丘著作之內容。

然而若依「觀文」通篇以觀，「新詮」的矛頭，既是對準「導師」與「中國傳統佛教」，呂又聲稱其足以「解構」印公思想之「穩定性」，「向文」更露骨指出，那是將「南傳佛教」當作「良好對照組」。試問：呂教授竟還敢聲稱那不叫做「強烈價值判斷」嗎？連菩薩聖位都必須依原始經律(而不依大乘法義)來作考察，否則就不足以「釋懷」、「安心」，這樣竟還敢聲稱不是「大乘非佛說論」嗎？何必閃爍其詞，玩弄「偽裝中立」的文字遊戲呢？

至於針對「接著說」、「以偏概全」、「典範轉移」之三字，「向文」更是強詞

奪理到了極點：

一、「接著講」有新儒家的使用典故，它的對照詞是「照著講」。江燦騰教授在佛教中，是第一個轉用該一詞彙的學者；他使用時，可嚴謹兼顧了出處的原意。「觀文」顯然完全不知出處，所以才會張飛打岳飛，「接」到離了譜。

「向文」雖勉強辯稱，「接著講」是指「研究課題接軌」與「國際學術接軌」，然而與印公導師「研究課題接軌」者多矣，豈必構成「接著講」的資格？此語若可通，連陳水扁講「四不一沒有」，也可說是依江澤民的「江八點」而「接著講」，何以故？「統獨」課題有「接軌」故！依此邏輯，麥克風接到誰的手裡，誰就叫作「接著講」！

至於「國際學術接軌」的說詞，則更屬膨脹至極。好像印順學是要仰仗觀淨「新詮」，才能「跨越地方教區，從區域化提昇到全球化」似的，而完全無視於印順學早已有中、英、美、德、日各國國際學者，在作「跨越地方教區，從區域化提昇到全球化」之研究。更且，「新詮」作者本身從未使用國際通用語言，來撰著出任何國際矚目的論文，其「新詮」被筆者所批判的部分，呂教授也完全無能力給予回應，竟然繼續將「新詮」吹捧為「新方法、新論題、新資料、新視野」、「新展望」乃至「與國際視野接軌」的曠世著作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！

二、在「以偏概全」與「過度推論」方面，呂教授稱「新詮」不是「全部否定」印公思想，而只是「穩定性之拆解」，這又是在操弄文字遊戲。試問：自認為已「鬆動與解構」了印公思想的一部分(雖然依然是自我膨脹)，然後聲稱已然「典範轉移」，這種捧「觀淨」而打「印順」的手法，不是「全部否定」、「以偏概全」與「過度推論」又是什麼？

菩薩道的價值，從來就不是建立在

慧解脫阿羅漢或「法住智」的聖教量之上，「向文」大大誇張此一議題的重要性，證明他於大乘法義，實在是外行到了極點。而筆者撰一萬多字以答此一小小議題，呂連內容都沒看過，竟然就聲稱那是對該議題的「沉思與猶豫」，這簡直是想像力太豐富了！退一萬步言，即使有研學印公思想之一、二後學者，因學力不足，而對此一不重要的小小議題有所「沉思與猶豫」，又何足以「拆解」印公思想（緣起、性空、中道義）的穩定性，而達到「典範轉移」的效果？

三、在「典範轉移」方面，「向文」長篇累牘的說明，都與筆者的質疑風馬牛不相及。他辯稱「典範轉移的問題一直存在」，老實說，「典範轉移」當然存在，筆者也從未說它不存在，反而直指大乘佛教運動，就是一種「典範轉移」。但憑觀淨比丘一部書，捏捏弄弄於一、二小小議題，就夾纏不清，這種「新方法」，連用來抉擇聲聞異說或南傳異說，功力都尚且不足，更遑論是面對大乘教法！呂竟說它是「典範危機」的「轉機」，甚至引觀淨「有助引導大東亞文化圈和平迎向世界」之言以隱指其為「轉機」，這就不免令人發噱了！

「向文」之末，端出了「勝利增怨憎，敗者增苦惱」的佛陀教示，很好！請觀淨比丘與呂教授牢記此頌，切勿輕啓戰端！否則「修理人者，人恆修理之」，到了被修理時，才端出這記免戰牌，已經時不我予了！